

古代文選

〔三二〕

一九七四年七月
上海人民出版社

法家思想的主要奠基者——商鞅论述浅注

孙维槐 罗天生 罗义俊

法家思想的主要奠基者

商鞅论述浅注

上海第五印染厂青年工人 孙维槐 罗天生
卢湾区工人业余教师学校 罗义俊

法家思想的主要奠基者——商鞅论述浅注

孙维槐、罗天生、罗义俊

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

(上海绍兴路5号)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市印刷三厂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 0.75 字数 13,000

1974年7月第1版 1974年7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450 000

定价: 0.04 元

古代文選

〔三二〕

一九七四年七月
上海人民出版社

法家思想的主要奠基者——商鞅论述浅注

孙维樞
罗天生
罗义俊

法家思想的主要奠基者

——商鞅论述浅注

上海第五印染厂青年工人 孙维樞 罗天生
卢湾区工人业余教师学校 罗义俊

说明

商鞅(约公元前三九〇年——公元前二三八年)，我国历史上法家的杰出代表。他在秦孝公支持下，击退了秦国奴隶主贵族掀起的『法古』、『循礼』的复辟倒退逆流，『变法易俗』，改革了秦国的旧制度。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『商鞅变法』。它使秦国一跃而为当时最先进的封建国家，为秦始皇统一中国奠定了基础。商鞅事迹，载《史记·商君列传》。商鞅变法理论，见法家后学者辑录的《商君书》二十四篇，其中《更法》、《画策》、《开塞》、《农战》、《靳令》等篇，较集中批判了儒家的反动思想。

反对『法古』『循礼』，主张『反古』『易礼』

【原文】

苟可以彊国，不法其故〔一〕；苟可以利民，不循其礼〔二〕。（《商君书·更法》，以下出处仅注篇名）

【注释】

〔一〕、〔二〕故、礼：这里都是指儒家颂扬的旧法规、旧制度。

【译文】

如果要强盛国家，就不能效法老规矩；如果要有利于人民，就不能遵循旧礼制。

【原文】

三代〔一〕不同礼而王，五霸〔二〕不同法而霸。故知者作法，而愚者制〔三〕焉；贤者更礼，而不肖者拘焉。拘礼之人不足与言事，制法之人不足与论变。（《更法》）

【注释】

〔一〕三代：指夏、商、周三个朝代。

〔二〕五霸：一般指春秋时齐桓公、晋文公、秦穆公、楚庄王、宋襄公。

〔三〕制：墨守的意思。

【译文】

三代的礼制各不相同，却都能创建王业，五霸的法度并不一样而都能称霸诸侯。所以，知变通的聪明人（法家人士）创制新法，而不知变通的蠢人（奴隶主贵族及其代表儒家）只会墨守旧法；有才能的人变更旧礼，而无能的人就受旧礼的束缚。受旧礼束缚的人，是不值得和他们讨论国家大事的，受旧法限制的人，是不配和他们讨论变革的。

【原文】

前世不同教，何古之法？^{〔一〕}帝王不相复，何礼之循？……各当时而立法，因事而制礼。礼，法以时而定，制、令^{〔二〕}各顺其宜，……治世不一道，便国不必法古。汤、武之王也，不修^{〔三〕}古而兴；殷、夏之灭也，不易礼而亡。然则反古者未必可非，循礼者未足多是也。

（《更法》）

【注释】

〔二〕法：这里是效法的意思。

〔三〕制、令：指国君所下的诏书和命令。

〔三〕修：应作『循』，是遵守、依照的

【译文】

以前各代的礼教都不相同，去效法那一代的礼教呢？各朝帝王的礼制都不相重复，究竟去遵循哪个帝王的礼制呢？……历代都是根据各自的时代的需要来订立法令，按照具体情况来制定礼制的。礼制、法度要根据时代的特点而制定，诏书、命令的发布应当适合当时的形势。……治理天下没有一个划一的办法，只要有利于国家，不必效法古代；商汤和周武王的创建王业，并不是由于遵循古代法制而兴起的；殷朝、夏朝的灭亡，是由于没有变更礼俗的结果。因此，反对古代制度不见得就错，遵循旧礼不见得就对。

【原文】

昔者昊英〔二〕之世，以伐木杀兽，人民少而木、兽多。黄帝之世，不麝〔三〕不卵，官无供备之民，死不得用槨〔三〕。事不同，皆王者，时异也。神农之世，男耕而食，妇织而衣，刑政

不用而治，甲兵不起而王。神农既没，以强胜弱，以众暴寡。故黄帝作为君臣上下之义，父子兄弟之礼，夫妇妃匹之合，内行刀锯〔四〕，外用甲兵〔五〕，故时变也。由此观之，神农非高于黄帝也，然其名尊者，以适于时也。（《画策》）

【注释】

〔二〕昊英：昊英氏，传说中的—个氏族部落领袖。这里指原始社会依靠狩猎生活时期。《通鉴外纪》说：『继昊英而帝者为有巢氏是也。』

〔三〕麋（音迷 ㄇㄧˊ），小鹿，也是小兽的通称。

〔三〕死不得用槨：槨，是棺外的套棺，奴隶主贵族所用。

死不得用槨，是指上面说的官吏死后不用套棺。

〔四〕刀锯：古时用刀锯作刑具，这里用来指

刑罚。

〔五〕甲兵：铠甲和兵器，这里用来指战争。

【译文】

过去昊英的时代，人类还靠砍伐树木、捕杀野兽为生，当时人民还很少，原始森林和野兽还很多。到黄帝的时代，因为人民多而树木禽兽等物资少了，于是人们不猎取小兽和不寻找鸟卵吃，人民也不给官吏供应备办东西，死了也不能用槨来埋葬。昊英和黄帝这两个时期，所做的事不同，都能称王，因为时代不同。神农氏的时代，男的都去耕种，女的都去纺织，大家都有吃有穿；

治理国家不用法令和刑罚，不发动战争就可以做君王。神农氏死了以后，发生了强大的压迫弱小的，人多的欺侮人少的情况。因此黄帝便制定国君、臣民上下层之间关系的制度，父子兄弟之间的礼制，男女配合的婚姻制度，对内使用刑罚来统治，对外使用战争，这是由于时代发生了变化。从这里可以看出，神农并不比黄帝高明，然而他的名气之所以响，是因为适合于当时的形势。

【按】

早在春秋后期，儒家的创始人孔老二就鼓吹『祖述尧舜，宪章文武』。儒家的『二圣人』孟轲则明确打起了『法先王』的破旗。秦国的奴隶主贵族代表甘龙、杜挚继承了儒家这个『道古以害今』的反动传统。从孔丘的『祖述尧舜』，到甘龙、杜挚的『法古』、『循礼』，这是一条十分明显的复辟、倒退的政治路线。这条路线的实质就是：反对社会变革，开历史的倒车，维护和复辟奴隶制的『礼治』。用孔丘的话来说，就叫做『克己复礼』。

但是，儒家的复辟、倒退谬论，是根本对抗不住代表新兴地主阶级商鞅变法的进步思想的。商鞅在同甘龙、杜挚的针锋相对的斗争中，提出了『治世不一道，便国不必法古』的变法理论。这是一条法家『厚今薄古』的政治路线，它同儒家『克己复礼』的路线是针锋相对的。在商鞅的迎头

痛击下，儒家『法古』、『循礼』的倒退理论遭到了沉重的打击和严厉的批判。商鞅的这些变法理论，从政治上、思想上打击了奴隶主贵族的复辟倒退势力，为变法提供了理论根据，扫清了道路。同时，也反映了上升时期的地主阶级要求前进，要求革新的精神面貌。

批判『仁义』『礼乐』，提倡『农战』

【原文】

六虱〔一〕：曰礼乐，曰诗书，曰修善，曰孝弟，曰诚信，曰贞廉，曰仁义，曰非兵，曰羞战。国有十二者，上无使农战，必贫至削。十二者成群，此谓君之治不胜其臣，官之治不胜其民，此谓六虱胜其政也。（《靳令》）

【注释】

〔一〕六虱：商鞅把上述有害于地主阶级政治的东西比喻为六种虱子，犹如韩非比喻为『五蠹』一样。十二者，则是《礼》、《乐》、《诗》、《书》、孝、悌、修善、诚信、贞廉、仁义、非兵、羞战。实际上，『六』只是形容『虱』之多，并非作绝对

数字。

【译文】

有六种虱子，它们叫做《礼》、《乐》、《诗》、《书》、修善、孝悌、诚信、贞廉、仁义、非兵、羞战。国家有了这十二样，国君就无法叫人们去务农和作战，国家也就必定要贫穷一直到削弱。讲究信奉这十二样的人成了群，这就要使国君统治不了他的臣僚，政府管理不了他的百姓。这就叫做六虱败坏了国家的政治。

【原文】

今夫螟、螽、蚰、蝓^{〔一〕}，春生秋死，一出而民数年不食。今一人耕而百人^{〔二〕}食之，此其为螟、螽、蚰、蝓亦大矣！虽有诗书，乡一束，家一员，独无益于治也，非所以反之^{〔三〕}之术也。（《农战》）

【注释】

〔一〕螟（*míng*）蛀食稻心的害虫。螽（*xiāng*）食苗叶的小青虫。蚰（*yōu*）大蚁。蝓（*yǔ*）蝓（*chū*）毛虫：都是农作物的害虫。

〔二〕百人：指为数不少的、不从事生产而游手坐食的奴隶主寄生虫。

〔三〕反之：

回到正确的轨道、路线上来。反，同『返』。

【译文】

螟、螽、蚰、蝓这些害虫，春天生秋天就死，寿命并不算长，可是，出现一次虫灾，人民就得闹几年饥荒。现在一个人耕种而上百个寄生虫坐吃，这些坐吃的寄生虫造成的危害，要比螟、螽、蚰、蝓大得多了。（这个时候）即使备有诗书，每乡多到有一大捆，每家都有一人攻读，对于治理国家也毫无一点好处，（可见，尊崇儒术）不是走的正确路线了。

【原文】

辩、慧，乱之赞也；礼、乐，淫佚之征也；慈、仁，过之母也；任、誉^{（二）}，奸之鼠^{（三）}也。乱有赞则行，淫佚有征则用，过有母则生，奸有鼠则不止。八者有群，民^{（三）}胜其政，国无八者，政胜其民。民胜其政，国弱；政胜其民，兵强。（《说民》）

【注释】

〔二〕任、誉：谄佞，相互吹捧，制造声誉。同辩慧、礼乐、慈仁一样，都是儒家鼓吹的奴隶主贵族的所谓经典德行。
〔三〕鼠：这里比喻善于藏奸者。
〔三〕民：这里是指从事复辟活动的奴隶主贵族及儒家。

【译文】

辩慧，是扰乱国家的帮凶；礼乐，是把人们引向邪恶的道路；慈仁，是犯罪作孽的总根源；任、誉，是引诱人们隐藏自己的奸恶。扰乱国家有了帮凶，就会得逞；邪行淫乐有了道路，就会发生作用；犯罪作孽有了总根源，就会不断产生；作奸作恶的相互吹捧，就会把坏事隐藏下来。这八者要是扩大开来，呼应成群，旧贵族就能扰乱国政；国内如果没有这八者，地主阶级国家就能用法令来制服旧贵族。旧贵族扰乱国政，地主阶级国家就要衰弱下去；国家能制服旧贵族，军队也就强大大了。

【原文】

夫人聚党与说议于国，纷纷焉，小民〔二〕乐之，大人说，〔三〕之故其民农者寡，而游食者众。众则农者殆，农者殆则土地荒；学者〔三〕成俗，则民舍农从事于谈说，高言伪议，舍农

游食，而以言相高也，故民离上而不臣者成群：此贫国、弱兵之教也。（《农战》）

【注释】

〔一〕小民：依附于奴隶主权贵逃避农战的小贵族。

〔二〕大人说：大人，奴隶主权贵。说，同“悦”。

〔三〕学

者：儒生。

【译文】

人们结党聚社游说空谈，在国内纷纷扰扰，到处都是，那末小奴隶主就开心，奴隶主权贵也高兴，这样一来，在人们中务农的就减少了，而靠游说混饭吃的就增多了。游说的人一多，那么务农的人就要怠惰了；务农的人怠惰，耕地就都要荒芜了；追求游说空谈成了社会上的风俗，那末，人们就要都放弃农业生产而去从事于游说空谈，高谈阔论，虚言妄说，丢掉了农业生产，而靠游说混饭吃，并用这些言论来相互抬高，这样的结果，同国家离心离德，不服从政府法令的人越来越多：这就一定要导致国家贫困、军队削弱。

【原文】

凡人主之所以劝民者，官爵也；国之所以兴者，农战〔二〕也。今民求官爵，皆不以农战，而以巧言虚道〔三〕，此谓劳民〔三〕。劳民者其国必无力，无力者其国必削。（《农战》）

【注释】

〔二〕农战：农，废井田，确立巩固封建土地所有制，发展封建经济。战，公战，新兴地主阶级国家进行的巩固国防，统一中国的战争。

〔三〕巧言虚道：虚道，空论。都是指儒家的诗书礼乐。

〔三〕劳民：劳，通『佻』，奸

诈。劳民，奸诈之民，这里用来指『巧言虚道』的儒家。

【译文】

总之，国君用来鼓励人们的是官爵；国家之所以能够兴盛，是靠发展农业和进行公战。现在有些人想求得官爵混进国家机关，都不是靠务农和作战，而是靠花言巧语空谈乱说，这一类人就叫奸诈之民（奴隶主贵族及其儒家）。凡是鼓励助长这些巧伪民的，国家就一定没有实力，没有实力的国家一定要衰弱。

【原文】

僇力〔一〕本业〔三〕，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〔三〕。（《史记·商君列传》）

【注释】

〔一〕僇（音陆）力：同戮力。意即协力、尽力。

〔三〕本业：指农业。古代以农桑为本，以工商为末。

〔三〕复其身：免除本人的赋税劳役。

【译文】

凡是积极从事耕织，获得好收成的，就免除本人的赋税劳役。

【原文】

豪杰〔一〕务学诗书，随从外权；要靡〔三〕事商贾，为技艺〔三〕，皆以避农战。民以此为

教，则粟焉得无少，而兵焉得无弱也？

……国待农战而安，主待农战而尊。（《农战》）

【注释】

〔一〕豪杰：指从事政治活动的奴隶主和儒家。

〔二〕要靡：通『么么』，平凡庸碌的人，指从事工商业的奴隶主。

〔三〕商贾、技艺：这里指奴隶主经营的商业、手工业。

【译文】

从事政治活动的奴隶主和儒家竭力学习诗书经典，追随勾结外面的诸侯；工商业奴隶主则从事商业和手工业，都借此来逃避农战。人们把这类『豪杰』、『要靡』作为榜样，那么粮食怎么可能不少，军队战斗力怎么可能不削弱？

……国家是依靠农战而安全，国君是依靠农战而尊贵的。

【原文】

明君修政作壹〔一〕，去无用，止浮学事淫之民，壹之农，然后国家可富，而民力可抟〔三〕